理學宗傳

理學宗傳卷之十八

郭廷熙

容城孫奇逢輯　門人耿帝德仝編

郭遇熙

宋儒考

真文忠公德秀

真德秀字希元稱西山先生建州浦城人寧宗慶元元年登進士第嘉定元年遷太學博士時韓侂胄已誅入對言侂胄倡為偽學之論今日改絃更張正當褒崇名節明示好尚四年遷著作佐郎同列相忌譏

固是先見亦理勢所必然也

之德秀恬不與較兼禮部郎上疏言金有必亡之勢亦可爲中國憂蓋金亡則上恬下嬉憂不在敵而在我多事之端恐自此始六年遷起居舍人奏言權姦擅政初朱熹彭龜年以抗論逐呂祖儉周端朝以上書斥當時近臣猶有爭之者其後呂祖泰之貶非惟近臣莫敢言而臺諫且出力以擠之則嘉泰之失已深於慶元矣更化之初羣賢皆得自奮未幾傅伯成以諫官論事去蔡幼學以詞臣論事去鄒應龍許奕又繼以封駁論事去是數人者非能大有所矯拂已

皆不容於朝故人務自全一辭不措設有大安危大
利害羣臣皆默如此豈不殆哉今欲與陛下言勤訪
問廣謀議明黜陟三者而已時史彌遠方以爵祿縻
天下德秀力請出爲江東轉運副使江東旱蝗遂與
留守憲司分所部九郡大講荒政而自領廣德太平
以便宜發廩賑給竣事而還百姓數千人送至郊外
指道旁叢塚泣曰此皆往歲饑死者微公我輩已相
隨入此矣先是郡司胡榘等毎詆德秀迂儒試以事
必敗至是政察日聞理宗即位召爲中書舍人尋擢

禮部侍郎直學士院入見奏三綱五常扶持宇宙之棟幹奠安生民之柱石人主但當以二帝三王爲師又疏言朝廷之上敏銳之士多於老成雖嘗以耆艾褒傳前成楊簡以儒學褒柴中行以恬退用趙蕃劉宰至忠亮敢言如陳宓徐僑皆未蒙錄用上問廉吏希元以知袁州趙䇓夫對上上親擢䇓夫直秘閣希元因經筵侍上進曰此寧孝二祖諸神燕閒之地仰瞻楹桷當如二祖在上惟學可以明此心惟敬可以存此心惟親君子可以維持此心屢陳覲言上皆虛心

閒納而彌遠益嚴憚之乃謀所以相撼落職歸修讀書記語門人曰此人君為治之門如有用我者執此以往紹定閒復起知泉州迎者塞路深山百歲之老皆扶杖而出懽聲動地召為戶部尚書以大學衍義進改翰林學士踰年拜參知政事三乞辭祿疾亟冠帶起坐卒諡文忠希元長身廣額容貌如玉立朝不滿十年奏疏無慮數十萬言皆切當世要務直聲震朝廷宦游所至惠政深洽自侂胄立偽學之名以錮善類凡近世大儒之書皆顯禁以絕之希元晚出獨

慨然以斯道自任講習而後行之黨禁既開而正學遂明於天下後世多其力也先嘉定初君館職時秘書郎楊敬仲謂曰希元有志于學顧未能忘富貴利達何也希元慨然莫知所謂敬仲徐曰子嘗以命訊日者故知之夫必去是心而後可以語道希元曰先生之於某可謂愛之深而教之篤矣守泉州日著心經始自舜禹授受繼以詩易四書禮記周程朱之言凡謂心之說靡不畢備

希元端莊正直慷慨論列無可間然以命訊日者一聞敬仲之言遂慨然自失因可謂愛之深而教

之篤矣此便見真實向學勇於任道惓而卑當國事急迫之時起之田間至任縣節驟閣門以合家之命詠曰諸斯時有敬仲其人焉當必投袂而起矣況品地高則人屬望切責備嚴不可不益加學力

改過是聖學第一事

語錄

學問之道有三曰省察也克治也存養也是三者不容以一闕也夫學者之治心猶其治疾然省察焉者視脈而知疾也克治焉者用藥以去疾也而存養者則又調虞愛護以杜未形之疾者也

過雖聖賢不能無蓋過者過誤之謂也知其爲過而速改則無過矣成湯之聖猶且改過不吝顏子之賢猶曰不貳過以此可見雖聖賢必以改過爲貴若知其爲過不肯速改則是文過遂非而流于惡

[illegible] 眞文忠

矣蓋無心而誤則謂之過有心而爲則謂之惡不得則爲不善方謂之惡只知過不改是有心便謂之惡易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天下之至迅疾者莫如風雷故聖人以此爲遷善改過之象此即過勿憚改之意也

心累事只爲不能行無事

一事有一事之理人能安定其心順其理以應之則事既得所心亦不勞若擾擾焉以私心處之則事必不得其當而其心亦無須臾之寧人徒知爲事之累心不知乃心之累事也

身有不誠敬不立誠

禮樂原離不開離則兩偏

唐虞之將來有誠字舜典所謂允塞即誠之義也至伊尹告太甲乃曰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誠字始見於此

敬者禮之本制度威儀者禮之文和者樂之本鐘鼓管磬者樂之文禮樂二者闕一不可記曰樂由陽來禮由陰作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焉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故禮屬陰樂屬陽禮樂之不可闕一如陰陽之不可偏勝禮勝則離以其太嚴而不通乎人情故離而難合樂勝則流以

其太和而無所限節則流蕩忘返所以有禮須用有樂有樂須用有禮此禮樂且是就性情上說然精粗本末亦初無二理

禮中有樂樂中有禮朱文公謂嚴而泰和而節

程子云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蓋窮理以此心爲主必須以敬自持使心有主宰無私意邪念之紛擾然後有以爲窮理之基本心旣有所主宰矣又須事事物物各窮其理然後致盡心之功欲窮理而不知持敬以養心則私慮紛紜精神昏亂於

義理必無所得知持敬以養心矣而不知窮理則此心雖清明虛靜又只箇空蕩蕩底物事而無許多義理以爲之主其于應事接物必不能皆當釋氏禪學正是如此故必以敬涵養而又博學審問愼思明辨以致其知則於清明虛靜之中而衆理悉備其靜則湛然寂然而爲未發之中其動則泛應曲當而爲中節之和天下義理學者工夫無以加於此自伊川發出而文公又從而闡明之中庸尊德性道問學章即此意也

道性善就其本然者言

人之氣質有至善而不可移奪者有善少惡多而易於移奪者有善多惡少而難於移奪者又曰性之不能離乎氣猶水之不能離乎土也性雖不離乎氣而氣汩之則不能不惡矣水雖不離乎土而土汩之則不能不濁矣然清者其先而濁者其後也善者其先而惡者其後也先善者本然之性也後惡者形而後有也故所謂善者超然於降衷之初而所謂惡者雜出於有形之後其非相對而並出也昭昭矣

敬爲初識於終到主敬時未必遽能一到無二無雜則一則誠矣分先後者二也

伊川先生言主一之謂敬又恐人未曉一字之義又曰無適之謂一適往也主於此事則不移於他事是謂之無適也主者存主之義伊川又云主一之謂敬一者之謂誠主則有意在學者用功須當主於一主者念念守此而不離之意也及其涵養旣熟此心湛然自然無二無雜則不待主而自一矣不待主而自一卽所謂誠也敬是人事之本學者用功之要至於誠則達乎天道矣此又誠敬之分也

門之冊
上聚書

閔子言行見於論語者唯四章合而言之見其躬至孝之行辭不義之祿氣和而正言謹而確此其所以亞於顏淵而與曾子並稱也歟

奸邪以僞學禁錮善類此斯文之大厄也公晚出慨然以斯道自任屢進危言力扶大義公論藉以開明善類爲之蹶躍至大學衍義一書本聖賢之學明帝王之治真是有體有用者卲李氏稱其衣被萬世與朱子見道同利澤同皆非謬也

何文定基

何基字子恭婺州金華人父伯熭爲臨川縣丞而黃榦適知其縣事因見二子而師事焉榦告以必有眞實心地刻苦工夫而後可基悚惕受命於是隨事誘掖得聞淵源之懿微辭奧義研精覃思平心易氣以俟其通未嘗參以己意立異以爲高徇人而少變凡所讀無不加標點義顯意明有不待講說而自見者朱熹門人楊與立一見推服來學者衆嘗謂爲學立志貴堅規模貴大充踐服行然而後已讀詩之法須

發明既不能卽拋卻只放下何如

掃蕩胸次淨盡然後吟哦上下諷詠從容使人感發方爲有功　謂以洪範參之大學中庸有不約而符者謂讀易者當盡去其膠固支離之見以潔淨其心玩精微之理沉潛涵泳得其根源乃可漸覩又象其確守師訓故能精義造約王栢既執贄爲弟子甚謙抑不以師道自尊栢高明絕識序正諸經弘論英辨質問難疑或一事至十往返甚終不變嘗曰治經謹守精玩不必多起疑論有欲爲後學言者謹之又謹可也其淳固篤實絕類漢儒雖一本於熹然就其言發

明精義愈出不窮文集三十卷而與栢同辨者十卷
避汝騰守婺延聘請講辭不就復薦於朝又率從
官列薦通判鄭士懿守婺抗楊棟札繼以請皆辭景
定五年詔舉賢特薦基與建人徐幾同被命添差婺
州學教授麗澤書院山長力辭咸淳初授史館校勘
兼崇政殿說書屢辭改承務郎主管西嶽廟終不受
卒年八十一國子祭酒楊文仲請於朝諡文定所著
大學中庸發揮大傳易啟蒙發揮通書近思錄發揮

王文憲栢

王栢字會之婺州金華人大父崇政殿說書師愈從楊時受易論語既又從朱熹張栻呂祖謙游父翰朝奉郎主管建昌軍仙都觀兄弟皆及熹祖謙之門栢少慕諸葛亮爲人自號長嘯年踰三十始知家學之原捐去俗學勇於求道與其友汪開著論語通旨至居處恭執事敬惕然嘆曰長嘯非聖門持敬之道亟更以魯齋從熹門人遊或語以何基嘗從黃榦得熹之傳即往從之授以立志居敬之旨且作魯齋箴勉

之質實經若有疑必從其質之於論語大學中庸孟子通鑑綱目標柱點校尤爲精密作敬齋箴圖夙興見朝治家嚴飭嘗畧閉門靜坐子弟白事非衣冠不見也少孤其事伯兄甚恭季弟蚤喪撫其孤又割田予之收合宗族周恤扶持之開之沒家貧爲之歛且葬焉來學者甚衆其教必先之以大學蔡抗楊棟相繼守婺趙景緯守台州爲麗澤上蔡兩書院師鄉之耆德皆執弟子禮理宗崩率諸生制服臨于郡栢之言曰伏羲則河圖以畫八卦文王推八卦以合河圖

河圖者先天後天之祖宗也河圖是逐位奇偶之交後天是體統奇偶之交惟四生數不動以四成數而下上之上偶下奇莫非自然又曰大禹得洛書而列九疇箕子得九疇而傳洪範範圍之數不期而暗合洪範者經傳之宗祖乎初一曰五行以下六十五字爲洪範五皇極以下六十四字爲皇極經此帝王相傳之大訓非箕子之言也又曰今詩三百五篇豈盡定於夫子之手所删之詩容或有存於閭巷浮薄之口漢儒取以補亡乃定二南各十有一篇兩兩相配

退何彼穠矣甘棠歸之王風例去野有死麕黜鄭衛淫奔之詩又作春秋發揮又曰大學知致格物章未嘗亡還知止章于聽訟之上謂中庸古有二篇誠明可爲綱不可爲目定中庸誠明各十一章其卓識獨見多此類也其平整衣冠端坐拱揖婦人勿近國子祭酒楊文仲請於朝謚曰文憲所著有讀易記涵古易說大象衍義涵古圖讀書記書疑詩辨說讀春秋記論語衍義太極衍義伊洛精義研幾圖魯經章句論語通旨孟子通旨書附傳左氏正傳續國語閫學之

書文章復古文章續古濂洛文統擬道志朱子指要詩可言天文考地理考藝林考大爾雅六義字原正始之音帝王曆數江右淵源伊洛精義祿志周子發道三昧文章指南朝華集紫陽書詩類家乘文集

會之古博之士在辭藝上做工夫者故質疑問難或一再至十往返

陳潛室埴

埴字器之浙江永嘉人學者稱潛室先生所著有木鍾集十一卷傳缺

答問

問夫子賢伯夷首陽之節孟子譏其隘夫子仁管仲糾合之功孟子以曾西之所不爲曰孔子雖尊伯夷然只列於逸民之目而自謂我則異於是孟子隘之語退於此雖稱管仲然小器不知禮之譏累自較然孟子羞稱之語始於此孟子願學孔子故

不與諸子處乃眞與聖人同符未學所未喻也

問君子博學于文約之以禮與孟子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意相似否曰博學必約之以禮是重在約禮博學正將以反說約是重在博學蓋博固不可不反於約然非博亦不能遽反於約二者合而後備乃互相發也

問孟子三自反與顏子犯而不校氣象如何曰顏子一身渾是義理不知有人孟子見義理之無窮惟知反己顏子之量無涯孟子之言有迹但欲學顏

于先學孟子

問夫子告曾子子貢以一貫之道晦翁訓彼以行言此以知言既是一貫如何分得曰以忠恕而明一貫驗得是行以學識而明一貫驗得是知一貫固不分彼此但向人語處入頭各有塗轍耳

[illegible]八章合

問夫子之道忠恕晦翁曰盡己之謂忠推己之謂恕伊川曰忠者天道恕者人道二者之說有異同否曰盡己則忠實無妄爲恕之體故言天道推己則公恕流行爲之用故言人道天人之分體用之謂

二章合一

語對旋便是本

也

問籩豆之事曾子以為末俎豆之事夫子則嘗聞之矣不以為末何也曰軍旅對俎豆則軍旅為末道德對籩豆則籩豆為末

問孔子言王道只言禮樂如夏時商輅周冕是也孟子言王道只言政事如衣帛食肉經界井地是也意者孔子言王道之本孟子言王道之務曰孔子為學者言止言經世之大綱孟子為時君言皆論濟時之急務

問子罕言命中庸言命何也曰性與天道聖人罕言乃不躐等之教學問之家所理命者何事邪禁人口不言邪

問子在川上一章孔子只是說天地間道理流行無有窮盡如水之更往迭來晝夜常然地初無一刻停息即此是道體大意亦可見集註云自漢以來儒者皆不識此義如何曰自漢以來號爲儒者只說文以載道只將經書子史與作道其弊正是鑽破故紙不曾問道所以道體流行天地間雖匝匝

都是自家原不曾領會得然此事說之亦易參得者幾人必如周程邵子胸次灑落如光風霽月則見天理流行也

問明道云忠恕兩字除一個不得而夫子曰行之以忠是除那恕又曰其恕乎是除却忠忠恕果可以盡一一果可止於忠恕乎曰此一段最宜詳味是論語第一義不可只如此看行之以忠行處便是恕其恕乎所以恕者便是忠所以除一個不得也

問孟子論不動心歸之持其志無暴其氣二者固當

兩下工夫至公孫丑問孟子惡乎長復告之以我
知言我善養浩然之氣而不及志何耶曰持其志
處即義理之養孟子養氣全在集義乃持其志也
孟子剰說工夫只如此不肯下微字先儒謂其才
高難當
問夫子賢於堯舜遠矣何以觀曰當時若無孔子今
人連堯舜也不識
問湯事葛文王事昆夷正耶譎耶以言其正何詩書
有葛伯不祀湯始征之昆夷駾矣維其喙矣等語

尹爲元聖將非二子比

曰率之者樂天之仁伐之者應天之義處處是道理豈有計較心執俗心以觀聖賢陋矣

問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又曰聖人百世之師也伯夷柳下惠是也曰夷惠皆絕德而不合中庸故好處並是可學獘處却不當學

問伊尹之任非夷惠比蓋夷惠一流於淸一流於和伊尹未見其偏也而言何故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其獘與二子同

問子貢稱夫子曰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學所以成己教所以成物中庸曰成己仁也成物智也何其言之相反曰仁智互爲體用義精仁熟之後道理縱看橫看皆可智爲體則仁爲用仁爲體則智爲用

問正心存心之分養性知性之辨曰不起妄念是正心不令外馳是存心存此天理是養性明此天理是知性

問正命知命立命之所以殊曰凡死雖均是命但誰

正命知命立命然後於修身以俟於予所謂者易也

道而無憾者爲正兆乎雖殺身正也盜跖雖永年
非正也知謂知此道理不惑於死生壽夭一成是
天理排定是謂知命既知得了不成一向委付於
命須是了盡自家身分上道理無少虧欠方是立
命盡是道理了恁時死方無憾是謂正命
問孟子曰形色天性也告子曰食色性也二者之分
如何曰形色爲性是引形氣入道理中來食色爲
性是逐道理出形氣外去霄壤之分
問春秋明斯王之法孟子乃斯以王道與列國言曾

明人神貴儒孟子亦此真孟原體孔一槩

無一語及於周室拜乃周至此此時決不可以有爲耶然君子表微天下大分要不可一日忘也有他說否曰此是孔孟灼見天心以天自處周有一日天命便當爲周文王孔子是也一日天命去周便當繼周武王孟子是也

問繼善成性繼與成字如何曰凡物之生先有理而後有氣善當作理看此性謂氣質之性道即太極也太極才物肯先撒出者便是理故以繼善言隨太極之後次漸成就者即爲性成則自形質矣孟子說性善是第

以解紛

一義從他纖之者諸子說不善是第二義從他成之者

言無所苟其誠可知

問修辭立其誠是修辭了又著立誠還是修辭立其誠曰一事若則事事皆若先理說此節非是修飾言辭要人說好只要欲體當自家之誠意辭語幾不精擇即必爽潦草可知

畧見乎氣象

問禹征苗而班師與東征之役如何曰唐虞之道在以大故以揖遜終焉處處是揖遜意商周之道在以德所以吊伐興焉處處是吊伐意帝國戰德王兩戰義亦是

此
意

問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聯
翁謂兼內外該本末曰祖述者道法在其中憲章
者洪道在其內律天時者大則巔嶙循仲小則服
食種處襲水土者大則坎止流行小則採山釣水
細底道理爲本爲內䉋底道理爲末爲外
問不覩不聞聯翁謂喜怒哀樂未發之初至靜之時
也當至靜之時不知戒懼之心何處着落曰此問
最精前輩於此境界最難下言語旣是未發才着

勿忘助

只在人所不見處著力不必說大做也

工夫便是發了所以只說戒謹恐懼萎雖是未發之前體已含具萬用在此不比禪家寂如空如所惺惺主人常在冥漠中照管都不曾放下了萎雖是持守體段都不露形跡

問不覩不聞若無恐懼則是槁木死灰全無知覺此心既無知覺到得發時都是外面更生一道理也中庸大意雖不在是然說持養話頭認此意如何曰便是此話頭說着不得才說知覺持養即成已發雖必有事而不可正其心此際如死灰裹著火冷

灰中煨火只在不曾撥着才撥着則見火矣

問德不勝氣性命於氣德勝其氣性命於德曰義理不勝氣稟則性與命皆隨氣稟中去所以多不善若義理勝氣稟則性與命皆向義理中來所以爲善德謂義理之性氣謂血氣之性學問之道無他不過欲以義理勝血氣

問赤子之心與未發之中同否曰赤子之心只是眞實無僞然喜怒哀樂已是偏向一邊去了如生下時便有嗜慾不如其意便要號啼雖是眞實已是

赤子之心不可恃不失其心恃全在存養

橫渠正蒙[illegible]聖之旨

有所倚著若未發之中渾渾然寂然喜怒哀樂都未形見只有一片空明境界未有倚著此時只可謂之中要之赤子之心不用機巧未發之中乃存養所致二者實有異義

問明道曰在人爲性主於身爲心心發於思慮爲之情如此則性乃心情之本而橫渠則以爲以統性情如何曰心者性情之間向裏即是性向外即是情心居二者之間而統之所以聖賢工夫只在心裏著到一眾而兼得之橫渠此語大有功於後學

問程子說性與孟子不同曰性者人心所具之天理以其氣稟之不齊故先儒分別出來謂有義理之性有氣質之性仁義禮智者義理之性也知覺運動者氣質之性也有義理之性而無氣質之性則義理必無附着有氣質之性而無義理之性則無異於枯死之物故有義理以行乎血氣之中有血氣以受義理之體合虛與氣而性全孟子之時諸子之言性往往皆於氣質上有見而遂指氣質作性但能知其形而下者耳故孟子答之只就他義

立言各有對症死執便非

理上說以攻他未曉處氣質之性諸子方得於此孟子所以不復言之義理之性諸子未通於此孟子所以反覆詳說之程子之說正恐後學死執孟子義理之說而遺失血氣之性故并二者而言之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程子之論舉其全孟子之論所以矯諸子之偏人能即程子之言而遺孟子之意則其不同之意不辨而自明矣

問程子以權即經而以反經合道之說爲非聯翁引

權非經反經又非權故權非背人不能用

孟子說爲經權亦當有辨曰權乃權衡之權即隨物以取平者古人借此權字以秤量事理即所謂義之宜即所謂時中也既曰義與中又何嘗自反經來但以變通從時求合于經不可直謂之經耳

雕物不遺見造化之鬼

問造化曰天地造化萬物萬物露生於天地之間者皆造化之迹也是孰爲之耶鬼神也造化之迹猶言造化之可見者於今一禽一獸一花一木鍾英孕秀有雕斲繪畫所不能就者倏忽見於人間是孰爲之耶即造化之迹鬼神也

三子定案

問集註云管仲之德不勝其才子產之才不勝其德
曰功大而器小是德不勝才惡而不知爲政是才
不勝德

自得之妙如此

問明道謂學不言而自得者乃自得也自安排布置
者皆非自得也安排布置須是見於設施以安排
布置爲非自得如何曰安排布置非是見於設施
謂此心此理未到純熟兩忘地位必有營度計慮
之勞逆施倫作之病才到自得處則心便是口理
便是心心與理總口與心忘處處安行自在然識

商初勝夏末等便是衰了還淳

心通不用安排布置也

問古今風氣人物之異程子謂氣有淳漓自然之理有盛則必有衰既是衰了還有淳時否曰有大盛衰有小盛衰則三代不似唐虞秦漢不似三代晉宋不似秦漢隋唐不似晉宋小盛衰則商初勝如夏末周初勝如商末漢初勝如周末晉初勝似漢末唐初勝如六朝之類

問晦翁說仁爲愛之理心之德如何曰愛是情理是性心統情性者也單說愛字與心字猶是就情上

此段是孔門大關係處

看必曰愛之理心之德方合性在裏面是愛之所以爲愛而心之所以爲心者也是之謂仁前輩謂心穀種能生處即是他所以爲穀種處故桃杏之核皆曰仁孔門不曾正說仁之體段只說求仁爲仁之方孟子方說怵惕惻隱處以狀仁之體段又說仁人心也須認得仁爲人心方見仁着落所以不仁之人全無人心既無人心問他恁麼羞惡恭敬是非仁包四端即此可見心如穀種所以生處是性生許多枝葉處便是情心亦是有形影底物

古今大儒
思根明道
一口道盡
[illegible]常能闢
[illegible]之蓋

事情亦是有形影底物事獨性無形影

問明道云天地間只有一箇感與應而已莫是動靜無端陰陽無始底語曰一往一來一屈一伸一闔一闢一晝一夜一寒一暑無處不是此兩扇物事有感必有應所應復為感所感復為應箇此三句方是無端無始意蓋感應二字貫通陰陽動靜謂陽動為感固可謂陰靜為感亦可謂陽動為應固可謂陰靜為應亦可蓋今日之晝固起今日之夜而今日之夜又起明日之晝天地間不過如此耳

問爲人爲己如何曰爲己是真實無僞爲人只是要務近名聖人此言是就他源頭上分別出來今學士大夫謂爲己不求人知而求天知才說有求天知意便不是爲己爲己者只是肩頭擔重擔不計窮達得喪也

問橫渠曰未知立心患思多之致疑曰立心持敬之謂先立箇主人翁了方做得窮理格物工夫

問陽者陰之根陰者陽之根不知周子以陽具於陰靜內陰其於陽動內還是說陰中有陽陽中有陰

陰陽同氣於太極之中原只一氣

積壁成陣

還是說陰了陽陽了陰乃若水爲陰陰而生於陽之變火爲陽而生於陰之合又何也曰陽生陰陰生陽猶今日之晝因生今日之夜而今日之夜又生來日之晝晝之根在夜夜之根在晝所謂互爲其根也根者生之義二氣無判然兩截之理本只一氣分而爲二名耳陽變生水即天一生水也陰合生火即地二生火也

問近思錄明道言中有主則實實則外患不能入伊川云心有主則虛虛則邪不能入無主則實實則

物來奪之所主不同何也曰有主則實謂有主人在內先實其屋外客不能入故謂之實有主則虛謂外客不能入只有主人自在故又謂之虛知惟實故虛蓋心既誠敬則自然虛明

問程子曰冬至一陽生却寒正如欲曉而反暗也陰陽之際亦不可截然不相接厮侵過便是道理天地之間如是者極多艮之爲義終萬物始萬物此理最妙曰大率陰陽消長之理一氣不頓消不頓長欲消之氣却使帶些在初長之中初長之氣却

此天地間聖[illegible]以發儒者所未發

倚帶些在欲消之中大凡夾著晦明之交接頭處須兩下侵帶些所以艮居八卦之終只是止萬物然分於東北之間一頭接坎之殺氣固是終萬物一頭接震之生氣又爲始萬物滋發然能顯生惟於殺氣未盡之時已是侵帶些子氣了故至震方發生也

從來見諸儒之有發明理學者無列潛室陳氏但未得讀其全文遍過成安見書肆中有木鍾集者則潛室與及門士問答五經四子及近思錄論史之書也學守程朱上遡洙泗無一言不几于道夫文不載道不足以傳載乎道矣而不得其傳君子其能已哉由宋而來五百年於此求詣而未儒始

昔蕃推宋儒之宗曲身唐僞學之禁濟宦獨超然
免於詩論亦可謂善用譏矣

仁山受學於王何而傳之白雲白雲又復傳之彥修此是一派學問端入取友必端熟玩見之

金文安履祥

金履祥字吉父婺之蘭溪人幼敏庠父兄稍授之書即能記誦比長益自厲勵凡天文地形禮樂田乘兵謀陰陽律曆之書靡不畢究及壯知向濂洛之學事同郡王栢從登何基之門自是講貫益密造詣益邃時宋國事已不可爲履祥遂絕意進取會襄樊之師日急宋人坐視而不敢救履祥因進牽制擣虛之策請以重兵由海道直趨燕薊則襄樊之師將不攻而自解且備叙海舶所經凡州郡縣邑下至巨洋別嶼

難易遠近歷歷可據以行宋終莫能用及後來道張若嶽游進之利而所由海道視履祥先所上書咫尺無異者然後人服其精確德祐初以迪功郎史館編校起之辭弗就宋將改物所在盜起履祥屏居金華山中兵燹稍息則上下巖谷追逐與月寄情觴咏視世故泊如也君乎獨處終日儼然至與物接則盎然和懌訓迪後學諄切無倦而尤篤於分義有故人子坐事母子分配爲隸不相知者十年履祥傾貲營贖卒贖以完其子後貴履祥終不自言相見勞問辛苦

而已何甚王柏之疑履祥卒其同門之士以義例服當時始知師弟之倫履祥嘗謂司馬光作資治通鑑祕書丞劉恕爲外紀以紀前事不本於經而信百家之說是非謬於聖人不足以傳信自帝堯以前不經夫子所定固野而難質夫子因魯史以作春秋王朝列國之事非有玉帛之使則魯史不得而書非聖人筆削之所加也況左氏所記或闕或誣凡此類皆不得以辟經爲辭乃用邵氏皇極經世曆胡氏皇王大紀之例損益折衷一以尚書爲主下及詩禮春秋旁

探舊史諸子表年繫事斷自唐堯以下接於通鑑之前勒爲一書二十卷名曰通鑑前編凡所引書輙加訓釋以裁正其義多先儒所未發旣成授門人許謙曰二帝三王之盛其微言懿行宜後王所當法戰國申商之術其苛法亂政亦後王所當戒則是編不可以不著也他所著書曰大學章句疏義二卷論語孟子集註考證十七卷書表注四卷謙爲校定天曆初廉訪使鄭允中上其書於朝初履祥旣見王栢問爲學之方栢告以必先立志且舉先儒之言居敬以持

其志立志以定其本志立乎事物之表敬行乎事物之內此為學之大方也及見何基基謂之曰會之屢言賢者之賢理欲之分便當自今始會之叅析字也嘗時議者以為基之清介純實似尹和靖栢之高明剛正似謝上蔡履祥則親得之二氏而並克於己者也履祥居仁山之下學者稱為仁山先生元統初吳師道為國子博士移書祠履祥於鄉學至正中謚文安

理學宗傳卷之十八終

理學宗傳卷之十九

李體天

容城孫奇逢輯　　門人王元鱗仝編

李合天

元儒考

劉文靖公因　安敬仲熙附

劉因字夢吉保定容城人世爲儒家因生之夕父述
夢神人馬載一兒至其家曰善養之既覺而生乃名
曰駰字夢驥後改今名及字因天資絕人三歲識書
日記千百言過目即成誦六歲能詩七歲能屬文落

筆驚人甫弱冠才器超邁日閎方冊思得如古人著友之作希聖所函子司業硯彌堅教授真定因從之遊同舍生皆不能及初爲經學究訓詁疏釋之說輒嘆曰聖人精義殆不止此及得周程張邵朱呂之書一見能發其微曰我固當有是也及評其學之所長而曰邵至大也周至精也程至正也朱子極其大盡其精而貫之以正也其高見遠識率類此因早喪父事繼母孝家雖甚貧非其義一介不取家君教授師道尊嚴弟子造其門者隨材器教之皆有成就公卿

不召之臣
四字屬期
手抄

過係定者問因名往往來謁因多遜避不與相見不知者或以為傲弗恤也嘗愛諸葛孔明靜以修身之語表所居曰靜修不忽木以因學行薦於朝至正十九年有詔徵因擢承德郎右贊善大夫初裕皇建學宮中命贊善王恂教近侍子弟恂卒乃命因繼之未幾以母疾辭歸明年丁內艱二十八年詔復遣使者以集賢學士嘉議大夫徵因以疾固辭且上書宰相朝廷不強致帝聞之亦曰古有所謂不召之臣其斯人之徒歟三十年夏四月十有六日卒年四十五無

子聞者嗟悼虞文靖稱公人品英邁卓然不可企及延祐中賜翰林學士資善大夫護軍追封容城郡公謚文靖歐陽懸嘗贊因畫像曰微點之狂而有沂水風雩之樂資由之勇而無北鄙鼓瑟之聲於裕皇之仁而見不可留之四皓以世祖之略而遇不能致之兩生嗚呼麒麟鳳凰固宇內之不常有也然一鳴而六典作一出而春秋成則其志不欲遺世而獨往也明矣亦將從周公孔子之後為往聖繼絕學為來世開太平者邪論者以為知言因所著有四書精要三

十卷詩五卷號丁亥集因所自選又有文集十餘卷
及小學四書語錄皆門生故友所錄惟易繫辭說乃
因病中親筆云至正九年下詔訪求公遺書有云漢
唐諸子莫之或先周徧正傳庶乎可繼考許學宮或
文有可采或事有可錄皆得鋟梓以傳浙西僉憲哈
剌那海刻於嘉禾元臣李世安等累章請公與許文
正同祀議者不知學有原未言於經精無所發誼不
報明禮部尚書王沂翰林學士宋褧等以公從祀請
成化元年助教李伸請祀三年允學士劉定之議準

楊時事例令容城建祠弘治元年禮部尚書周洪謨等議薛瑄與元儒劉因并祀正德間容城張紹烈復以是力言宜準楊時例從祀未允

希聖之功
只在無欲
故周子爲
諸儒之宗
先生其學
周子之學
者歟。

希聖解

歲丁卯是月暮秋冬漸沐明河皎潔天高氣清萬動俱息於是易川劉子乃起坐中庭有酒一尊飲之無味有琴一張絃之無聲有書一編閱于所傳是訓易通微妙難詮仰而求之高入青天俯而探之深入黃泉余乃反而讀之星月之下至士希賢賢希聖聖希天余不覺而歎曰迂哉言蕩蕩乎浩浩乎天高明神虛跳可希焉斯我後人迂哉此言於是乎吟清風弄明月扣大塊飲太和訴太古滄浪

之詞仰天而嘯嘢而歌曰湛爾太虛兮性命之所
基兮皓爾太素兮元氣之所寓兮羲軒邈兮吾誰
歸兮孔吳邈兮吾將疇依兮諷咏不已坐而假寐
良久而起忽見中庭物物然有佳氣如渭足音捨
級而視之三老丈也其一人襟懷灑落如光風霽
月其一人有風月情懷江湖性氣其一人有淳古
君子之風三人同行謙迎揖遜之上座乃再拜下
風進侍於前請其姓字與其所奏止一曰吾稟太
極之真二五之精而生位太極而君天下今老矣

無所成退居潞談抑翁衍也一曰吾儕太極之商假太極之形先天而生太初氏吾母皇極君吾兄欲名之而無名問居西洛無名公者也一曰天地之帥吾其性天地之塞吾其體乾吾父坤吾母吾其子焉藐然中處寓居西土誠明中子者也余聞而疑之神耶人耶出此言耶且喜且懼且驚且怖乃上乎而言曰嘅也僻俗鄙陋後學晚生未嘗接縉紳先生之談論覩大人君子之儀型庭無人迹門無車聲窮閻屏息終日冥冥者蓋有年矣吾三

先生之言如是高大何不遊乎神明之域與天爲

友與造物爲徒耕爲乎來哉無名公曰予向者招

我以太虛之歌引我以滄浪之詞吾不予拒今予

趍之予何忘之毋乃昧乎天理蔽於人欲耶誠明

中子曰予吾同胞之弟吾不忍子英才而墮於不

肖之地吾欲予肖而成之予何嘗我而忘之耶拙

翁先生沉默不言久之乃曰士希賢賢希聖聖希

天小子疑吾言乎吾應之曰聖可希乎曰可有要

乎曰有請問焉曰一爲要一者何曰無欲孰無欲

曰天下之人皆可無欲然則天下之人皆可為聖人然若是則弟子之惑滋甚而不可解矣先生曰予坐吾與爾言予其間之天地之間理一而已爰其厥中散為萬事終焉而合復為一理天地人也人天地也聖賢我也我聖賢也人之所鍾乃全而通物之所得乃偏而塞偏而塞者固不可移全而通者苟能通之何所不至矣聖希乎天至則天不至則大聖賢希乎聖過則天不至則大賢士希乎賢過則聖至則賢不至則猶不失乎令名此聖之

所以爲聖賢之所以爲賢也予受天地之中稟健
順五常之氣予之性聖之質予之學聖之功予猶
聖也聖聖猶予也予其自攻而反以我爲迂予迂乎
先生迂乎苟予修而靜之勉而安之踐其形盡其
性孫思入慮自明而誠予希聖乎聖希予乎予其
自棄而反以我爲欺予欺先生乎先生欺予乎予
於是叩首而謝曰嗣也昧道惰學倥侗顓蒙坐井
觀天戴盆仰日抑吾之罪豈敢避之然而辱令教
命剔開茅塞洞見天君嗣雖不敏鑽仰之勞豈敢

清才二字惟張先生足當之、

會得此者無入不自得

負先生之知乎無名氏誠則子翔吾背曰吾子勉之他日用天地間有一清才者必子也夫余辭而不敢當三先生不以留余亦驚悟醒然視之不見其處

遂初亭說

君子立心之初曰爲善而不爲惡曰爲君子而不爲小人如是而已苟爲善也爲君子也則其初心遂矣夫道無時而不有無處而不在也故欲爲善爲君子者無時無處而不可而吾之初心亦無時無

處而不得其遂也若曰吾之初心將出以及物也苟時命不吾與焉則終身不得其遂矣如是則是道偏在乎出而處也無所可爲者矣若曰吾之初心欲處而適已也苟時命不吾釋焉則亦終身不得其遂矣如是則是道偏在乎處而出也無所可爲者矣道果如是乎哉廣張公子有予知其心爲最深茲樂爲善而惟恐其不爲君子者也今築亭名以遂初而其心乃在乎關適而請公爲詩文以題咏之者以予有則望甚重才業與備人皆責

其心當在匡濟皆不可也夫義當開適時在匡濟皆吾所當必爲者然其立心則不可謂必得是也而後爲遂苟其心如此則是心境本無外而自狥於一隅道體本周遍而自滯於一偏其爲累也甚矣子其以吾言思之久之必有得也

宣化堂記

大哉化也源乎天散乎萬物而成乎聖人自天而言之理具乎乾元之始曰造化宣而通之物付之物人付之人成象成形而各正性命化而變也陰陽

原乎天

散乎萬物

五行運行乎天地之間絪緼屬屬自然氤氳而不容已所以宣其化而無窮也天化宣矣而人物生焉人物生矣而人化存焉大而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之道小而灑掃應對進退之節至於鳶飛魚躍莫非天化之存乎人者也天能物與之化而不能使之不違其化所以明人倫察物理作禮樂制刑政以修其道以明其德人欲化而天理血氣化而性情呻吟化而謳歌暴天化而仁壽洋洋乎而發育萬物而放乎四海盤亘天地貫徹古今而

成乎天人

極發宜化

化之不宜人與為之要以人去宜

莫之逆者此聖人宜天地之化以立人之化而使天下後世宜之也於是時君宜聖人之化大臣宜時君之化列侯守令又宜大臣之化至於一家宜一長之化一身宜一心之化一事宜一理之化一物宜一性之化化化而宜宜而後化宜而不已至於不宜化而不已至於無所化故人伸天化之上天隱人化之中合人物於我合我於天地融洽通暢交欣鼓舞無所間隔無所蔽人化宜而天化成矣自世教衰王德不宜恩澤不流而列侯守令又

不能不流而宜化所以陰陽錯謬氛氣充塞而天化窒萃生寡遂黎民未濟而人化息盡天地之化寓於人心聖人之化布於方策賴人之宣之者何如开服天治中周侯孟賦故都運公之長子也學業淹備才術通濟而深識治體郡牧劉公病且卒而繼者未至侯以獨員主治有聲嘗於時暨政暇之際親其府之公堂制是堂者一道聽政之所也上之化由是而宜乃大書其扁曰宣化蓋亦有意於宣其上之化也且請予記之以爲執事者律予

巾之日堂以是名人登斯堂思所以下教令思所以變風俗思所以息獄訟上恐負朝廷興化之意下恐負吾民望化之心如是則雖無斯名豈無斯名堂以是名人登斯堂若偉顧於此待日月於此行賄賂於此教化不行則歸之上風化不美則歸之下如是則雖有斯名安用斯名嗚呼堂既以是名矣登斯堂者無負我侯無愧斯名

維後渠曰劉子聞元伐宋乃賦渡江其徒巾之曰哀之也題倚門西風吹落戰塵沙發想兩劉處士家曰恐江南春盡消火賦也或譏其爲元　尊曰猶未許子不隙代宋之謀欲修然以來之血伊深

亦有貴言厭稽實而

排聽是不亦究乎

靜修生有元之盛開明經學復能高蹈之上九人

謂元有許平仲之與學耶律晉卿之諫耘劉靜修

之不仕三儒而已予謂大義斷然惟純學耕先生

一人也

按靜修產於容城祖父俱爲金元人於宋實無故

土故王之誼渡江賦深心隱痛蓋王景畧不欲滅

晉之意也在壇山以爲幸宋之亡何哉余曾有渡

江賦錄以質之海内有心者

先生之論從祀也嚴矣議者謂於經籍無所箋註

畧京不報門此宗人之所不識也顏子有何箋註

而列於四科之首古今無敢議者况有四書精義

易繫辭說其箋註莫大於此矣至如稱其爲獨善

而不能爲兼善此又衆人之所不識也夫獨善有

獨善之義獨善有獨善之時可獨善而必欲兼

善則義之所不放出也不召之臣是何等風義北

正孔孟行藏進退之旨僅足爲先生病哉予考聖

敬仲不得親炙靜修而靜修得崇階道者術皆行之未可謂非得師矣

門從祀已久而然者若而人未入議以者若而人
是必久而後定尚論君子考衷焉

安熙字敬仲真定藁城人祖滔父松皆以學行淑其鄉人熙少承家學聞保定劉靜修因之學心向慕焉熙與因所居相去數百里因亦聞熙力於爲己之學深許與之熙方將造其門而因已歿乃從因門人烏叔備問其緒說蓋自因得宋儒朱熹之書即尊信力行之故其教人必尊朱氏然因之爲人高明堅勇其進莫過熙則簡靚和易務爲下學之功其告先聖文有曰追憶舊聞卒究前業灑掃應對謹行信言餘力

學文辨理盡性循循有序發揮要途以存諸心以行諸己以及於物以化於鄉其用功平實切篤可謂善學朱氏者熙遭時承平不屑仕進家居教授垂數十年四方之來學者多所成就既殁鄉人爲立祠於墓域之西幾饒其門人蘇天爵爲輯其遺文而虞集序之曰使熙得見劉氏廓之以高明勵之以奮發則劉氏之學當益昌大於時矣靜修遺文皆熙所輯訂嘗語門人曰吾勿圖一適於經必有新得彼第以詩文視之何啻丁甲

余嘗至郁修書院與寬記有云先生同時有蔡城
安默庵嘗有私淑之益其爲人可謂同道者旦山
周倫復得其遺文刻之余訪其遺文已不可得讀
元史錄公傳於公之爲人可卜其所學矣

許文懿謙

謙字益之金華人數歲而孤卽能言母陶氏口授孝經論語入耳輙不忘稍長肆力於學雖疾不廢既乃受業金履祥之門履祥曰士之為學若五味之在和醯醬既加則酸鹹頓異子來見我已三日而猶夫人也豈吾之學無以感發子耶謙聞之惕然居數年盡得其與於先儒之說有所未安亦不同也有四書叢說二十卷謂學者曰學以聖人為準的然必得聖人之心而後可學聖人之事聖賢之心具在四書而四

書之義備於朱子概其辭約意廣讀者安可易心求之乎讀詩集傳有名物鈔八卷正其音釋攷其名物度數以補先儒未備仍存其逸義旁采遠搜以巳意終之讀書集傳有叢說六卷視史有治忽幾微倣史家年經圖緯之法起太皞氏迄元祐元年秋九月尚書左僕射司馬光卒備其世數總其年歲原其興亡著其善惡蓋以為光卒則中國之治不可復興誠理亂之幾也附於續經而書孔子卒之義有自省編晝所為夜必書之其不可書者則不為也他若天文地

丑典竟刑法字學醫術靡不該貫旁而釋老之言亦洞究其蘊嘗曰不深探其隱安能辨其同異別其是非邪延祐初謙居東陽八華山學者翕然從之尋開門講學遠而幽冀齊魯近而荊揚吳越皆不憚百舍來受學及門之士著錄者千餘人隨其材分咸有所得獨不以科舉之文授人曰此義利所由分也謙篤孝友有絕人之行其處世不膠於古不流於俗不出里閭者四十年四方之士以不及門爲恥縉紳先生過其鄉者必即其家存問焉或訪以典禮政事謙

官莫於教
門學風宗
明源

爲之折衷無不厭服廉訪使劉庭直副使趙宏偉論
薦於朝中外名臣前後章數十上而郡復以遺逸應
詔鄉闈大比請司文衡皆莫能致晚年身任正學之
重學者以其安危爲斯道之隆替焉至元三年卒年
六十八稱白雲先生謚文懿先是何基王栢及金履
祥殁其學猶未大顯至謙而道益著學者推原統緒
以爲朱熹之世適江浙行中書省請於朝建四賢書
院以祠之同郡朱震亨字彦修謙弟子清修苦節古
篤行之士所至人多化之

白雲傳學者進罰且釋老之言亦爲究析故賀醫
閒調不免於文士浮華之習佛老異端之惑溺媟
鄙猥之瞻也傳稱其學顯道者爲紫陽世適見白
雲之爲大醫門之守嚴二子正可作韋絃之佩

姚文獻公樞　趙仁甫復　竇子聲默附

姚樞字公茂其先柳城人遷洛陽自幼力學志期甚高朱內翰九嘉有重名稱公茂有王佐之畧與楊惟中北覲太宗甚重之歲辛丑賜錦衣金符以郎中牙魯瓦赤行臺於燕將臺長惟事貨賂遂棄官携家來蘇門墾荒雲門誅茅爲堂作私廟祠四世堂龕宣聖容傍垂周兩程張邵司馬六子像讀書其間衣冠莊肅以道學自鳴作時則鳴琴百泉之上遁世而樂天若將終身汲汲以化民成俗爲心自版小學

案入儒林

語孟諸書傳之四方將許衡聞公得伊洛性理之學盡室來蘇門相依以居世祖在潛邸以禮聘至敷陳治道數千言世祖奇其才使授太子經二年以爲太子太師不拜改大司農四年拜中書左丞十年拜昭文館大學士十三年拜承旨後二年卒於官年七十八諡文獻子燧年十六世祖官以禮部郎中居官忠厚淸愼克紹先烈至行中書省平章政事諡文忠從子燧生三歲而孤育於伯父樞衡與樞講道蘇門燧年甫十三即從之遊十八始受學於長安至元七年

衙以祭酒教貴冑奏召舊弟子十二人燧自太原驛致館下元貞初詔修世祖實錄拜江西行省參知政事仁宗居藩邸開宮師府燧年已七十遣正字呂洙如徵四皓故事起燧爲太子賓客尋拜太子少傅燧辭曰昔臣伯父樞嘗除是官尚不敢拜臣何敢受授承旨又四年以病告歸卒於家年七十六諡曰文燧先在蘇門山讀通鑑綱目嘗病國統散於逐年不能一覽而得其離合之槩至告病江東著國統離合表若干卷年經而國緯之如史記諸表將附朱子凡例

之後其學有得於許衡器識豪邁由窮理致知反躬實踐爲世名儒

趙復字仁甫德安人學者稱爲江漢先生方蒙古南屠德安時姚樞以行臺郎從軍得復與之釋與語賢儒也執手定交復以九族盡殘毀不欲生與樞訣求死樞勉譬不聽恐復去自裁挾與俱臥迴復伺樞寢熟以去樞中夜寤急起視以矣遽乘月馳馬走積屍間號之至水際則復已被髮徒跣仰天號欲自沉樞手挽之曰徒死何益今家俱盡惟君存祖宗百世宗

想見求死之心

挽其哀復

復不肯强
矣

杞在君嘗自愛徙死無爲也於是復乃勤勉從樞與俱北是時洛閩學未行於中國獨金儒張持立文舉者頗以程易教授未廣也至是復乃以所記憶程朱諸經傳註錄出之以傳樞與中書楊惟中大好之受其學會樞與行臺長不合棄官去隱蘇門山建太極書院立周子祠以二程張楊游朱六子者配食日夕禮焉刻諸經授學者求遺書至八千餘請復講授其中復乃原羲農堯舜所爲繼天立極孔子孟軻所垂世立教周程張朱所發明演繹者標其宗旨揭其條

復乃大儒

緒而學傳本北人知有學則樞得復之力也復爲人樂易耿介與人交分流涇渭世祖將伐宋終不答曰宋吾父母國也忍伐之乎與學者講劘以博溺心末喪本爲戒竟不仕而終

[illegible][illegible]可識

竇默字子聲廣平肥鄉人幼讀書毅然有志避亂德安得伊洛性理之書以歸與姚樞許衡倡道蘇門且耕講習至忘寢食久之還肥鄉以經術教授世祖在潛邸遣使迎致之避不見使者微服往伺得以來問治道首以三綱五常爲對已又爲言誠意正心之學

世祖悅一日三召敬待有加禮不令暫去左右中統初王文統以言利進為平章政事默入侍言治亂休戚必以義為本文統患之且默在世祖前屢斥其學術不正乃奏默為太子太傅外示尊禮內欲擯使疏遠默與樞拜命將入謝以衡議還制文統遂寢其命改授默為翰林侍讀學士官至昭文館大學士卒贈太師封魏國公諡文正默平生未嘗以一言方人至論國大事面折廷諍人比之汲黯帝嘗言朕求賢三十年得一竇漢卿本元有天下頗以文治更故習默

及姚許之力也

文未喪天道無陁地全賴數君子之力而數君子又皆起家蘇門則蘇門一席地可謂有靈矣

曹眞予曰仕元朝際魯齋之大用而世儒過求則已甚矣

許文正公衡

許衡字平仲懷孟人也幼端愨爲兒時從師授之書輒了義問師曰讀書欲何爲師曰應舉取第耳衡曰如斯而已乎少長父母以家貧令爲郡從事見州縣追呼旁午嘆曰民不聊生矣而督責吾不忍爲也遂棄去時中土困於戰爭民轉徙無學無師授又艱得書籍衡於日者家見尚書注疏皆散軼請寓宿手抄以歸避亂徂徠山得王輔嗣易說讀之兵亂中晝夜誦思不厭也言動質諸經而後發嘗暑中過河陽道

觸其道旁有梨衆爭取啖衡獨危坐樹下自若或問之曰非其有而取之非義也人曰世亂無主曰梨無主吾心無主乎轉徙出魏自是出入經傳泛濫老釋子至醫卜諸子百家兵刑貨殖水利算數之類靡不研究稍師矣居久之還懷從姚樞所得程朱書讀之津津入謂從學者曰吾今乃始聞進學序矣悉取向所誦簡帙悉焚之俾無大小皆自小學入從事於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爲進德基本篤信力行以其身先之雖隆冬盛暑踐習不廢也諸生出入視繩尺惟謹

與人交肫懇延接莫不惻然動感漸漬薰適而去嘗
與子書曰小學四書吾敬之如神明信之如師保能
明此書他書雖不治可也已移家蘇門依姚樞以君
使講習樞被召獨處蘇門山慨然以明道爲已任因
綱常不可一日亡於天下苟在上者無以任之則在
下者之責也凡喪祭嫁娶必徵諸古禮以倡俗從學
者彌衆家貧躬畊粟熟則食不熟雜糠覈茹菜食之
處之晏然歌誦之聲聞戸外如出金石有餘即以分
族人及諸生之貧者人饋遺毫勿受也庭有果熟爛

陋施顏子過之不睍蓋其感如此元世祖以姚樞薦
召提京兆學將鄉縣始建學衡以其學爲教風化大
行世祖南征乃還懷北即位召拜國子祭酒謝病歸
至元二年帝以安童爲右丞相欲衡輔之復召至命
議事中書省四年復請歸五年召定朝議官制時阿
合馬擅權寵放横大臣阿附之衡正色不屈僉論其
子簽樞密院事衡曰國家事權兵民財三者而已今
其父典民與財子又典兵也不可帝曰卿慮阿合馬
反耶衡對曰雖不必反然此反之道也退論列其專

機闇上蘇政簿氏若干事以聞文謝病歸八年以集
賢殿大學士召守國子祭酒世祖親擇蒙古弟子俾
教之衡喜曰此吾事也國人子大朴未散視聽專一
若置之善類中涵養數年必且爲國用乃受命且請
辟召其弟子王梓耶律有尚姚燧劉季中等以來致
館下爲伴讀狄夾輔匡翊薰陶浸潤而自得之也時
所選弟子皆幼稚衡待之若成人愛之如己子出入
進退嚴之若君臣其爲教因覺以明善因明以開蔽
相其動息而張弛之愼其所與而防範之課誦少暇

即習灑掃應對投壺書算少者令習拜跪揖讓進退應對之儀其說書不務多惟懇款周折令推之日用未領解則引證設譬必通曉而後已當因敬敷五教在寬令學中大體固須嚴密然就中節目必寬卷人之品不同有夙成者有可成其大可成其小者難一律強也且不止因其材又當隨其學所至漸進之夫教人與用人反用人當用其所長教人當將其所短漸摩成就故其教諄諄懇至而從學者尊師敬業月改乃化雖童子亦知三綱五常為生人之道也衡自

請學一不問家事賓客皆謝絕曰學中若應接人事非必妨外人怨謗是已來諸生學非上命也故業專而教成請還懷十三年詔王恂定曆恂以爲曆家知曆數而不知曆理宜得衡領之命以國子祭酒領太史院事曆成復還懷太子真金請以其子師可爲懷孟總管以共祿養之且手書諭衡曰公勿以道不行爲憂公身安道有時行矣惟勉自愛衡既歸絕人事居山中課明自治誠切不暇而粹閨門之內若朝廷家喪葬一遵古制不用佛老懷孟化之有儒德公者

年百歲餘持律清端誡其徒曰老僧苦行百年終不能[illegible]佛徒爲不孝子汝指遂家盡人道可也自是不復度弟子十八年病革直家祠祭起廢獻如儀既撤家人餕怡怡如也顧語其子曰我平生爲僧名所累竟不能辭官死愼勿立碑但書諱某之墓門乎使子孫識其處足矣遂卒懷人無貴賤少長皆悉哭四方學士聞訃皆來哭有數千里來祭哭者衡所至人樂從之遊所去人不忍舍服其教心感誠服終身不敢[illegible]其言雖武人悍士無不感悟也或未嘗及門受業猶

承傳其緒餘而折節力行名於世者北泉翰林承旨
王磐豪傑視之一世少與可見衡必降之曰先生神明
也謚文正

行漢法便是用夏之難此是知許子矣

五事疏

一曰立國規模言有中夏必行漢法乃可長久可傳猶陸之宜車水之宜舟也反之則亂然萬世國俗累朝勳舊一旦驅之從臣僕之謀就亡國之俗其勢甚難夫寒之與暑不同然寒之變暑也始於微溫溫而熱熱而暑積百有八十二日而寒始盡暑之變寒也亦然則積久之驗也在陛下尊信而堅守之不雜小人不責近效不恤流言而後致治之功成二曰中書政本不過用人立法二者而已近而

譬之髮之在首不以手理而以梳食之在器不以手取而以匕故爲治者務用人然人之賢否未知之固不可得而遂用或以知其爲君子爲小人而進退輕驟是從曰知人而實不能用人也亦何益哉人莫不飲食惟膳夫爲能調五味之和莫不睹日月獨星官爲能步曆食之數者得其法故也曰爲高必因丘陵爲下必因川澤爲政必因先王之道今里巷之談動以古爲新戲不知今日之所貴身之所衣皆古人所遺而不可得遂也况治天下

之大而古法頗可遵耶非愚甚矣夫治人者法守法者人人法相維而後上安下順而治成今立法用人雖未能盡如古然已仕者當給俸祿以養其廉未仕者當寬條格俾效諸用外設監司以察汚濫內專吏部以定資歷三載考績三考黜陟此所謂法也三曰民生有欲無主乃亂天眷命作之君師此蓋以至難至重之責任之非予之可安之地而娛之也請言其切而要者夫人君不患出言之難患踐言之難天下之大兆民之衆事有萬變日

有萬幾人君以一身一心而酬酢之欲言之無失難易能哉故有昔之所言而今日忘之亦有今之所命而後日自違者可否異同紛更變易天下之人疑惑驚駭則至難之地不以難處而以易處之故也爲人上者樂舒肆爲人臣者事容悅容悅本爲私也私心盛則不畏人矣舒肆本爲欲也欲心盛則不畏天矣以不畏天之心與不畏人之心合則其所務者快心之事已耳快心則口欲言而言身欲動而動又安肯兢兢業業以修身爲本一言

一動熟思而審處之乎此人君戲言之難難於天下之人也人君惟無喜怒也有喜怒則贊其喜以市恩鼓其怒以張勢惟無愛憎也有愛憎則假其愛以濟私藉其憎以復怨其至本無喜也詐之使喜本無怒也激之使怒本不足愛也而譽之使愛本無可憎也而短之使憎若是則進者未必爲君子退者未必爲小人予者未必爲有功奪者未必爲有罪以至賞之罰之生之殺之鮮有得其正者人君不悟其受欺也而反任之以防天下之欺欺

而至此尙可防耶故人君以知人爲貴以用人爲急用得其人則無事於防夫賢者以公爲心以愛爲心不爲利囘不爲勢屈寘之用行則庶事得其正天下被其澤然賢者遭時不偶務自靖獻世固未易知也雖或知之而無所援引則人君無由知也人君知之然召之命之有如廝養賢者不屑也雖或接之以貌待之以禮而言不見用賢者不處也用其言矣而復使小人參之貫小利則近效有用賢之名無用賢之實賢者亦徒肯尸素以取譏

凡段論用賢去邪甫[illegible]

哉此特難用者也而又有難合者焉人君處崇高之地大抵樂用人過而不樂用已之過務快已心而不務快民之心賢者必欲匡而正之扶而安之如堯舜而後已勢必難合况奸邪佞倖醜正惡直肆爲詆毀多方以擠之乎自古及今端人雅士所以再進而輕退此任賢之難也奸邪之人其爲心也險其用術也巧惟險也故千態萬狀而人莫能知惟巧也故千蹊萬徑而人莫能禦其諂似恭其訐似直其欺似可信其佞似可賢務以窺人君之

苟然而迎合之竊其勢以正己之威濟其欲以結主之愛愛隆於上威攬於下大臣不敢議近親不敢言毒被天下而上莫之知至是而求去之亦已難矣然此特人主之不悟者耳雖其悟之如宇文士及之佞太宗灼見其情而不能斥李林甫妬賢嫉能明皇洞見其奸而不能退邪之惑人有如此者此去邪之難也四曰詔古之賢君必曰堯舜語古之賢相必曰稷契以堯舜能知天道而順承之稷契又知堯舜之心而贊之也夫天道好生而不

私堯舜亦好生而不私若克明峻德至於黎民於
變敬授人時至於庶績咸熙此順承天道之實也
稷播百穀以厚民生契敷五教以善民心此輔贊
堯舜之實也今國家徒知斂財之巧而不知生財
之由徒知防人之欺而不欲養民之善徒患法令
之難行而不思法令之無可行也誠能優重農民
勿擾勿害驅游惰之人歸之南畝課之種藝懇諭
而督行之十年之後倉府自積此生財之厚自都
邑而至州縣皆立之學校使皇子以下至庶人之

子弟皆入於學以明父子君臣之大倫自灑掃應對以至平天下之要道十年已後上知所以御下下知所以事上上下和睦此致理之本二者行而爲日斯衆

圭齋歐陽氏曰先生自謹獨之功克而至於天德王道之論故告侯副治天下之要惟曰王道及問其功則曰三年有成是以啟沃之際務以堯舜其君先舜其民篤已任而其真積力久至誠交孚言雖剴切終無所忤在於其身之進退則凛若爲人之勇向可以利祿誘而威武屈也晚年義精仁熟躬備四時道由爲物之表無事而靜則太空晴雲舒卷自如應物而動則雷雨滿盈草木甲拆事至而不疑事過而無迹四方之人問之而知致望之而知畏親之而知愛遠之而知慕求其所以然則

惟見其胸中磅礴浩大人欲淨盡天理流行動靜語默無往而非此道之著形也

辭了文清日衆嘉余誠實與恭窮不自揆妄爲之言曰其質粹其氣高其學純其行篤其教人有序其條理精密其規模廣大其胸次灑落其志量弘毅又不爲浮靡無益之言而有厭文弊從先進之意朱子之後一人而已

陳氏剛曰文正其學尊信朱子而濂洛之道益明使天下之人皆知誦習程子之書以至於今者公之力也

崔後渠銑曰元世祖知許子於晉尊其道以隆禮故偕之以救亂然未嘗以其君帝也召以議道則往召以制官則往召以立教則往召以作曆則往舍是則無往焉故儲師不尊則辭禮不繼備臣不往去則辭卿教有救則不宜問伐宋則不對居於朝未嘗三年淹也儒學禁於宋滅於金而衡起之元

有以也夫故危邦亂朝任道則行徒祿違焉可也尊德則就其位避焉可也

王恂　楊恭懿　蕭𣂏　同恕　第五居仁

韓擇　侯均　武恪　宋本　齊璞　胡長孺

孫轍　黃澤　陳樵　陳櫟

王恂中山人楊恭懿奉元人皆篤信勵學至元中恭懿與衡俱召辭不至以衡為太子賓客令有司以漢聘四皓故事再聘之乃入見議科舉言士不治經學孔孟之道而日攻詩賦為空言害治宜敕有司舉行誼通經之士無投牒自售帝曰善會北征予告歸已徵改府授集賢學士兼祭酒辭歸後數召皆不至卒恂為

太子伴讀太子間學惕曰在正心許衡言人心如印板板不差雖摹千百本不差板一差摹之無不差者故要在正心太子深然之遷國子祭酒師道卓然君父喪致毀卒

蕭𣂏陝西奉元人力學行義三十年鄉里學化稱之曰蕭先生鄉人有暮行遇盜者自詭曰我蕭先生也盜驚愕釋去世祖將辟儒學提舉不赴後累授集賢學士國子司業皆不赴武宗初徵太子右諭德扶病至京師覲東宮書酒誥爲獻以時尚酒也尋解去以

集賢學士國子祭酒召不赴卒謚貞敏
同恕字寬甫亦奉元人安靜端凝雖大暑不去冠帶
其學由程朱泝孔孟務貫串事理以和於行教人委
曲開導使知所向方家世業儒同居二百口無間言
每卒事繼母如母父喪致毀與人交雖外無適莫而
中有繩尺扁所居曰榘菴時講道高當世入城府
必至恕家士稱之曰蕭同延祐中以奉議大夫太子
左贊善召以疾辭致和初拜集賢侍讀以老辭年七
十八卒謚文貞

第五居仁字士安恕而第弟子博學通經史躬率子弟躬畊而從學者如雲遊其門者學明而行修卒門人私諡曰靜安先生時北學泰元最盛有韓擇從善侯均伯仁均事繼母孝樓采以給奉養而讀書不輟擇信道不怠其教人雖中歲後必使自小學入或疑之曰人不知學白首童心且童蒙當知而白首不知其可乎

武恪宣德府人以吳澄薦入國學明宗在潛邸爲說書命鎮雲南從兆兵陝西將諫曰太子奇於國爲羣

命於家爲叔父命何可違也所何求非稱若向京師
發一失史官必書反不可惜矣左右惡其言遣之歸
居陋巷教訓子弟屢薦不復就恪好讀周易日靜坐
或問學以何爲本恪曰以徹爲本其知要如此、
孛朮魯翀字子翬其先隆安人少力學從新喻蕭克
翁學已復從蕭𣂏游學益宏官近侍文宗字呼之不名
遷集賢直學士國子祭酒帝師至自西番有旨朝臣
一品而下咸郊迎儲伏進觴帝師不爲動翀舉觴進
曰帝師釋迦之徒天下僧人師也翀孔子之徒天下

儒人師也請各不爲禮帝師笑而起樂觴卒飲之視
者悚然狆狀貌魁梧不凡言笑與學本於性命道德而
記問宏博文辭典雅天下以爲表儀在國學久議者
謂自許平仲後能以師道自任惟耶律有尚及狆而
已子遠以忠義死賊妻從死人以爲狆之敎行於家
云其在南者有婺州胡長孺汲仲貝典字文諒撫州孫
轍履常
胡長孺永康人初師青田余學古學古師邑人王夢
松夢松受學朱門葉味道長孺學旣有所受行游四

方旁求其青趣益信淵源用徵爲最切然存靜觀超
然自得慨然以孟子自任汲汲勸誘如不及一時學
士爭慕之方嶽大臣及郡二千石聘致講繹環聽者
數百人長孺告人雖最盛與物同體初無二本此學
之大原令此而學則學非其學聽者爲雖如有興起
也又博學能文章非其人雖數金易一字不聽晚寓
武林病喘上氣者久一日具酒食召比鄰別云將反
故鄉門人曰先生精氣不衰何云反耶長孺曰精神
與死生無涉吾久喘忽止子駒排戶視之則正衣冠

端坐逝年七十五交公深有操行平居雖闇室亦正冠危坐手記所爲質天地鬼神不敢有門人謚純節先生

孫轍臨川人幼孤母洪親教之即警策自勵比長學行純篤事母孝家居教授庭外蕭然而考德問業者撫虛襟與人言以孝弟忠信爲本辭溫氣和聞者皆油油乎其有感也待親戚鄰里禮義周洽未嘗幾微攻人過郡使者若郡縣長吏仁賢者卑襟造焉監司屢辟皆不就其潛叙其文以謂仁義之人其言藹如

是個儒者三復令人起敬

也時同郡吳定翁清修文雅與椒齊名而詩居恆言士無求用於世惟求無愧於世人以為名言

黄澤字楚望蜀資州人生有異質見御子天地自相依附語窮晝夜以思因玩河圖洛書及渾天蓋天曆術之數而深研於吾道異端不同之辨以為是格致之端也久之作仰高鑽堅論以自廣行省署書院山長時一赴非其好也杜門取六經傳註疑義離析辨難致其思始嘗夢見夫子以為適然既屢夢見之最後乃夢夫子親授所校經字畫如新覺而經傳諸

隱默黔然盡辭寓居九江家無一畝之宮圖書破椽不庇風雨而好古樂道晏如也二親年高州郡月致廩資其養敘水曠然居十餘年覩潑澤年既六十矣有蔡提學者考學擬籍詢澤一將儒費月廩已次劄三之二於是乃大困而澤日嘆日端坐涵泳優游不少變容至與竟日語論懌如平時乃容不知其糧絕未飯也終不少降抑以卒年八十有七澤於經以積思自悟為得以自然的當不可移易為極自天地定位人物未生以前洽而下之凡邃古之初萬化之原

義蘊所不能具者皆昭若發蒙然後由羲農以來下
及春秋其人倫之端禮樂之本皇道帝德神化宜民
之妙起數立象之幾井田區畫封建自然之勢鬼神
祭祀神物前民之用忠質文異尚之體與夫世變禮
之由下至以力假仁之習皆若身處其間而目擊其
事謂易主明象因孔子之言以上求文王周公之意
而其指在十翼作十翼纂要謂春秋主明法考覈三
傳以上求聖志之精作筆例本旨三傳義例考於禮
謂鄭氏深而啟王肅明而淺作禮經復古其辨釋諸

經要古詆排百家作補註作翼經罪言蓋菲力積久而歷代紛紜聚訟久莫能決者皆氷解凍釋怡然各得其所安吳學士澄太息其著書以爲前無古而後無今也學士李洞者過九江請澤於濂溪書院會寓公縉紳之士執弟子禮從受經且將祀其家澤謝曰以君之才輟朞歲之功何經不可明然不過筆授其義已耳若予則有艱苦之餘乃能有見吾非邵子不敢以二十年林下期君也李嘆息而去新安趙汸子常見澤問治經之要曰致思問致思之道澤曰當

儒之學大有宗教藏何漸一再往以畢其說耶

以一非爲側而思徐久自有得門少徐益完養而慎思無輕發可也蓋以思爲學也夫思有明睿通室何可以至人而愚者下愚死然顓者固守一察故仲尼以爲殆抑楚望文可謂思通矣抑勤而遠矣訪後深信儒學作陸文安像贊云儒者曰其學似禪佛者曰我訟無是超然獨契本心以俟聖人百世

陳樵字君采金華人好學有遂悟元末戴華陽巾製鹿皮爲衣稱藥隱谷洞小人太傅洞著書郡人宋濂景濂往謁之樵步從山速戒侍子治酒臨執爵觥爲

獻酬歎古詩爲歎已桃源乎慨然太息曰漢太師說經而後者不傳傳者多不得其宗淳熙來群儒之說與洙泗伊洛尤不類爰余屏去傳註獨取遺經精思之四十年一旦神會心融灼然有見於聖賢之大指也譬明月之珠失之二千年上自王公下至皁隸莫不悵悵然索之而終不可致牧豎於大澤之濱偶獲之豈可以其賤忽之乎濂避席而請曰願遂聞之乃言曰吾以九疇爲六府三事而圖書同爲易象以法言統爲論而天下古今無疑義以庸言釋經者而野

守先待後之編

人君子無與辭夫神之所以知者智也知天地萬物一體之謂仁知天下分殊之謂禮知分之宜之謂義禮復而和之之謂樂故天地萬物一體者是經史之會委也能一視萬物則萬殊之分正家齊國治而天下平矣今夫家國天下一枳也枳一而穰十焉枳有穰而一視之其於人則仁矣發而視之穰有十則其等有十其於人則君臣父子長幼之等夷刑賞予奪之殊分者之所謂禮也視十爲十者禮之異視十爲一者仁之同分愈異者致愈同禮愈嚴者仁愈篤此先

王之道也治天下國家而不以禮則彝倫斁禮樂廢而仁以是依洙泗濂洛朝夕之所陳者天下甚殊之分視聽言動之宜所操者禮之柄焉耳故一體萬殊昔孔子之一貫於言無不統者也章何析而附會與操其枝葉舍其本根洙泗濂洛之會要不可見而遺經不可識矣濂受其說以歸而傳經者領言伊洛之學大明於淳熙何可少也於是不復往甲其說而樵益以斯道爲己任著書窮晝夜不忘遺濂書曰吾且死吾道甚無所授子聰明絕倫所不一來來片言可

甚也會世亂家幾於兵禍子婿王爲家留六年卒且
卒嘿坐一室不食飲踰月縣令遣人以醫來視麾之
去曰吾年八十有八死可矣翛然逝

陳櫟字壽翁徽之休寧人三歲祖母吳口授孝經論
語七歲通進士業十五鄉人皆師之宋亡科舉廢櫟
發憤致力於聖人之學涵濡玩索貫穿古今嘗謂朱
氏沒而諸家之說亂其本眞乃著四書發明書傳纂
疏禮記集義等書凡諸說有畔於朱氏者悉刊去之
延祐初詔以科舉取士有司強之試鄉闈中選遂不

復起禮部教授於家不出門戶者數十年性孝友尤剛正日用之間動中禮法與人交不以勢合不以利遷善誘不倦吳澄嘗稱有功於朱氏凡受業於澄者盡遷而歸欒元統二年卒年八十三揭傒斯誌其墓

宋之大儒綱於本朝而昌於明代叙理學者往往不及元儒愚謂元之立國非五胡劉淵儔也天固全畀以所覆命之為天下君矣無論中國君臣一倫不容頓斷而古帝王自立之區要視沿淪小亂之上曾無一由而前手授之者恐予哉余固叙列諸不仲劉靜修而下若干人或出或處各有本末以俟後之君子考衷焉或曰吳草廬仕負其儒元儒無出其上何以不列曰從祀孔子廟庭者皆理學之最著者也弘治初祭酒謝鐸請進宋儒楊時從祀斥元吳澄考理學者正以辨從祀之得失既斥矣何敢復收終